

中 华 文 史 新 刊

王士禛诗歌研究



王
利
民
著

王士禛的“神韵说”已经成为古典诗学研究的热点，而对王士禛文学创作的研究却相对还比较薄弱。本书力求回到文学本体，旨在对王士禛的诗歌作全面而深入的文本研究，分析其各类诗歌的主要内容、形式特点以及与前代大家的继承性关系。

中 华 书 局

中 华 文 史 新 刊

王士禛诗歌研究

王利民 著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士禛诗歌研究/王利民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07
(中华文史新刊)

ISBN 978 - 7 - 101 - 05342 - 5

I. 王… II. 王… III. 王士禛(1634~1711) -
古典诗歌 - 文学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1125 号

书 名 王士禛诗歌研究

著 者 王利民

丛 书 名 中华文史新刊

责任编辑 张文强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630×960 毫米 1/16
印张 13 插页 2 字数 200 千字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5342 - 5/I · 743

定 价 26.00 元

前 言

王士禛出身齐鲁鼎族，妙年登于仕籍，交游面广，门生众多，政治地位优越。从青年时代在大名湖赋《秋柳》四章时起，他就是有全国影响的文学社团的组织者。在扬州时，其精锐之力、森秀之才如宝剑之出新硎，琼花之吐鲜萼，诗坛已有人推许其为当时第一诗人。康熙十七年（1678），天子召见他于懋勤殿，不久拜国子祭酒。从此，“流风滋广，谈艺家群奉月旦于新城矣”（施闰章《渔洋续诗集序》）。王士禛论诗崇尚盛唐，上溯晋魏，旁采齐梁，不薄中晚，不卑宋元，门庭广大。《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三《精华录》提要曰：“当康熙中，其声望奔走天下。凡刊刻诗集，无不称渔洋山人评点者，无不冠以渔洋山人序者。下至委巷小说，如《聊斋志异》之类，士禛偶批数语于行间，亦大书王阮亭先生鉴定一行，弁于卷首，刊诸梨枣，以为荣。……国朝之有士禛，亦如宋有苏轼，元有虞集，明有高启。”其实，就对当世诗坛的影响而言，苏轼、虞集、高启都不及这位“主持风雅数十年”^①的渔洋山人。王士禛生活的后期位尊声隆，喜奖掖后学，不仅在诗坛树立神韵一派的大将旗鼓，而且成为诗坛无可置疑的一代宗师。清诗基本面貌的形成，王士禛与有功焉。

王士禛是个早慧的儿童，刚入乡塾，开始学《诗经》，“诵至《燕燕》、《绿衣》等篇，便觉枵触欲涕，亦不知其所以然。稍长，遂颇悟‘兴、观、群、怨’之旨”（《池北偶谈》卷一六）。《绿衣》是悼亡诗之祖，充满了伤逝怀旧之感、生离死别之情；《燕燕》是赠别诗之祖，其中更寄寓着家国的盛衰兴亡之感，正如王士禛在《分甘

^① 《清史稿》卷二二六。

余话》卷三中所说：“《黍离》、《麦秀》，未足喻其悲也。”王士禛读此二诗至于“枵触欲涕”，一是说明这位有“圣童”之称的少年具备一颗敏感的慧心，同时这也是时代的风雨向他稚嫩心灵渗透的结果。因为当时明王朝正在风雨飘摇之中，而王士禛的家乡又因大旱引发饥荒，以致树皮被剥尽，甚至发生“人相食”（《淄川县志》）的惨剧。崇祯十五年（1642），清兵继崇祯十一年入犯京畿、山东等地之后，又一次自畿辅下山东。新城陷落，王氏家族死难三十余人。王士禛亲历了这场惨案，其《渔洋文略·五节烈家传》记载了其母孙宜人自杀未死的经过：“壬午十二月一日，城陷。（张氏，王士和之妻）自经东阁中，以发覆面。初，先宜人与张对缢，先宜人绳绝不死。时夜中，喉咯咯有声，但言渴甚。士禛方八岁，无所得水，乃以手掬鱼盎冰进之，以书册覆体上。又明日，兵退，得无死。视张，则久绝矣。”可以说，王士禛诗趣初萌就已领略到时代的感伤。

顺治十二年（1655），王士禛应会试，中式第五十六名，但他没有参加这一年的殿试，五月份回到新城。按规定，当年不参加殿试就失去了抡元的资格，王士禛放弃当年殿试不会没有原因。据说当时清廷朝贵在科举中有意贬抑新城王氏的后人，故尔王士禛暂避锋芒，以增加由翰林出身的可能性。王士禄参加殿试被易置末甲，复不得与于馆选，或许不仅仅是因为在上一科的舞弊案中被无辜牵连的缘故。

康熙四年（1665）十月，王士禛在礼部任提督两馆主事，被某户部郎中恶言诬告到吏部而罢官。至次年九月，导致他罢官的事情被澄清，才官复原职。康熙四十三年（1704）九月，王士禛以王五一案罢归。其实，真正原因是他与废太子唱和，惹恼了康熙。

虽然总体上来说，王士禛一生仕途顺达，但早年的悲惨记忆和后来宦海浮沉的经历，使他对专制统治的残暴有切身体验。因此，他为人处事、吟诗作文都很谨慎。他在《香祖笔记》卷一中说：“释氏言：‘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古言云：‘羚羊无些子气味，虎豹再寻他不着，九渊潜龙，千仞翔凤乎！’此是前言注脚。不独喻诗，亦可为士君子居身涉世之法。”严羽以“羚羊挂角”喻诗，就是要求诗歌透彻玲珑，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

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王士禛不仅将这种“发前人未发之秘”的诗论奉为诗家极则，而且以此为安身立命的最佳法则。因此，他诗格之清和淡远、人格之萧然闲静，都如羚羊挂角，影可见而迹不可求。这或许就是渔洋“神韵”之所以令人企慕而又难以捉摸的原因吧。

在进入王士禛诗歌的艺术殿堂之前，笔者先在这里陈述一下自己对其诗歌总体面貌的基本认识。

就诗歌的体式来看，王士禛的七言凌驾五言，以句长而有摇曳之致；近体远胜古体，以字少而富神韵之美。其七绝兴寄超逸，独标一格，可以上媲王昌龄、杜牧而无愧色。五绝则以自然风韵见长。律体也颇有典雅精工、举体遥隽之作。古体多为格调所牵，书卷所累，惟七古中的上乘之作尚有抑扬抗坠的铿锵声调。乐府是模拟前人，凡庸不足观。

就主题的取向来看，王士禛的诗重在表现个人的感受与情怀，而较少反映社会生活，主要吟咏怅惘的心态、孤独的况味、浓重的乡愁、羁旅的苦恨、隐逸的志尚，以及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伦理情感，借登临怀古舒泄他时代的感伤，把人生的苍凉销融于山水清音之中。

就审美的趣味看，王士禛倾向于中和之美。这并不是只用一种不高不低的调门，表达非喜非悲的情感，而是强调感情的节制之度，避免剑拔弩张、呼号跳浪的偏激倾向。诗人重神味而轻形迹，在诗的命意、立格、用字上追求一种微妙的氛围和韵致，在明丽的色泽之内追求冲淡、自然、清奇的品格，力戒软媚而出以清挺。

就创作的阶段来看，王士禛的诗歌随本身的遭际、情怀及师友门人的过从探讨有前、中、后三个时期的变化。俞兆晟《渔洋诗话序》引他晚年的话说：“吾老矣，还念平生论诗凡屡变，而交游中亦如日之随影，忽不知其转移也。少年初筮仕时，惟务博综该洽，以求兼长。文章江左，烟月扬州，人海花场，比肩接迹，入吾室者俱操唐音，韵胜于才，推为祭酒，然亦空存昔梦，何堪涉想？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良由物情厌故，笔意喜生，耳目为之顿新，心思于焉避熟。明知长庆以后已有滥觞，而淳熙以前俱奉为正的，当其燕市逢人，征途揖客，争相提倡，远近翕然宗之。既而清利流为空疏，

新灵浸以佶屈，顾瞻世道，惄然心忧，于是以大音希声，药淫哇辘习，《唐贤三昧》之选，所谓乃造平淡时也。然而境亦从兹老矣。”这些变化在情感和风格方面的主要趋向是从风致入平淡，由感伤入恬适。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王士禛的家世及其家学渊源	1
第一节 王士禛名号考释	1
第二节 王士禛的家世及其家学渊源	4
第三节 王士禄对王士禛的影响	27
第二章 王士禛诗歌的精神内涵和审美倾向	40
第一节 王士禛诗歌的时代精神	
——从故国之思、盛衰之感到盛世之音	40
第二节 王士禛诗歌的文化图景	
——以司理扬州时期诗词为例	51
第三节 王士禛诗歌的艺术技巧	60
第四节 王士禛诗歌的清远风格	
——以七绝为例	70
第三章 王士禛诗歌分类研究(上)	79
第一节 王士禛的赠答送别诗	79
第二节 王士禛的纪游诗	92
第三节 王士禛的咏史怀古诗	102
第四节 王士禛的题画诗	111
第四章 王士禛诗歌分类研究(下)	123
第一节 王士禛的悼亡吊挽诗	123

第二节 王士禛的咏物诗	134
第三节 王士禛的竹枝词	149
第四节 王士禛的香奁体诗	154
附 录	162
一 秦蜀驿道上的神韵与性灵	
——王士禛和张问陶的蜀道诗对读	162
二 共醉飞狐雪夜尊	
——清初诗坛的南朱北王	176
主要参考文献	195
后 记	198

第一章 王士禛的家世及其家学渊源

第一节 王士禛名号考释

王士禛（1634—1711），字子真，因歆慕司空图的隐居生活，又取字貽上。鲍珍《稗勺》曰：“司空图隐于禛貽溪上，王阮亭名字盖取诸此。”王士禛早年自号阮亭，其《阮亭秋霁有怀西山寄徐五》云：“孤亭新霁后，藤竹夜凉生。忽忆西峰寺，曾经采药行。夕阳云木秀，秋雨石泉清。不见烟霞侣，相思空复情。”从此诗可知，“阮亭”本为王士禛家乡新城（今山东淄博桓台）的一个凉亭。其《秋暮与家兄礼吉子侧小饮阮亭有怀诸子》一诗也提到此亭。王士禛取“阮亭”为号，还有自比阮籍之意，其《徐五兄自号嵇庵》云：“我慕阮步兵，君学嵇中散。平生竹林期，凫鹤谁长短？君抱出世姿，夙昔薄轩冕。弹琴聊自足，采药忽忘返。且复龙性驯，兼之养生善。嗟哉俊伤道，斯语君知免。独应七不堪，仿佛嵇生懒。我本澹荡人，早岁颇任诞。一闻如鸾啸，自顾为人浅。廿年婴世网，岁月坐晚晚。往往逢途穷，痛苦回车阪。深惭至慎言，薄俗谁青眼！永怀素心侣，诂异平生撰。空传周仆射，远欲希嵇阮。”“徐五”即徐夜，他是王士禛从叔祖王象春的外孙，比王士禛年长二十二岁。徐夜初名元善，字长公，号小峦。清兵入关后，他怀着国亡家破之恨，弃诸生，隐居系水之东，改名为夜，字东痴。康熙十三年（1674），慕嵇康风流，自号嵇庵。其人“貌癯而神清，望之如溪松涧鹤”（王士禛《徐诗序》），风度亦与嵇康相似。徐夜《答阮亭见赠嵇庵》曰：“醉心步兵厨，乃有阮亭字。”说明王士禛以“阮亭”自号意在追慕阮籍之高致。

崇祯七年(1634),王士禛生于祖父王象晋河南按察使官舍,故小字豫孙。为扬州推官时,因官署中有屣提轩,而号屣提居士。屣提为梵语,意为安忍、忍辱,为六波罗密之一。吴雯《同阮亭先生坐方山司寇匏斋论诗先生遂为书古人名句竟二长幅喜而作歌》云:“屣提先生才调奇,风流真具天人姿。文章磊落妙一代,作字更欲追繇羲。”

顺治十八年(1661)春,王士禛至苏州,甚爱太湖北岸的渔洋山,于是自号渔洋山人。其《入吴集自序》曰:“渔洋山在邓尉之南,太湖之滨,与法华诸山相连缀。岩谷幽邃,筇屐罕至。登万峰而眺之,阴晴雨雪,烟鬟镜黛,殊特妙好,不可名状。予入山探梅,信宿圣恩寺還元阁上,与是山朝夕相望,若有夙因,乃自号渔洋山人云。”^①

康熙三年(1664)十月,王士禛得到内迁礼部主客司主事的任命。在离扬州赴京师前,王士禛让朋友给自己刻了一方“王扬州”的印章。到了晚年,王士禛在寄给宋荤的诗中也自称王扬州,《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三《西陂类稿》提要载其诗云:“尚书北阙霜侵鬓,开府江南雪满头。当日朱颜两年少,王扬州与宋黄州。”

康熙二十三年(1684)冬,王士禛奉朝命往祀南海,经过东平,适逢连日大雪,小洞庭湖中水天相际,蚕尾山隐现于烟霭灭没之间。唐天宝十二年(753),太守苏源明曾在蚕尾山宴请五太守,并作歌曰:“小洞庭兮牢方舟,风袅袅兮离平流。牢方舟兮小洞庭,云微微兮连绝陉。仍澜壮兮缅以没,重岩转兮超以忽。”又歌曰:“月澄凝兮明空波,星磊落兮耿秋河。”歌词古质,颇有汉代诗歌的风味。王士禛面对旷邈靓丽的湖山,思慕风流潇洒的先贤,很想往游一番,当时风雪交加,又迫于王命,未能如愿。南行数千里之后,他还时时梦见蚕尾山。于是,他自号蚕尾老人,并以“蚕尾”名其文集及山房。惠栋注补《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卷下曰:“是冬,奉命南行,雪阻东平。望小洞庭中,有蚕尾山,为唐太守苏源明宴赏地,因取以名其山房,并图小照,自序梗概,以志寄托。一时海内风雅之士,咸谓山人处高位而有超世之志焉。”

^① 《渔洋山人文略》卷三。

人以地望尊王士禛为“新城公”、“新城先生”，如查慎行《敬业堂诗集》卷二九中有《奉题大司寇新城公〈荷锄图〉》、《〈蚕尾山图〉再为新城先生赋三首》。因与废太子唱和，王士禛歿后无谥，门人私谥“文介”。乾隆三十年（1765）四月，清高宗与沈德潜论诗谈及王士禛，谕曰：“原任刑部尚书王士正，绩学工诗，在本朝诗人中流派颇正，从前未邀易名之典，宜示褒荣，以为稽古者劝。着大学士察例议谥，具奏拟上。”^①钦定谥曰“文简”。雍正年间，为避胤禛庙讳，士禛之名被写作“士正”。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又被改为“士禛”，乾隆帝谕曰：“王士正之名，原因恭避庙讳而改。但所改‘正’字，与原名音太不相近，恐流传日久，后世几不复知为何人。今改为‘士禛’，庶与其弟兄行派不致混淆。凡各馆书籍记载，俱一体照改。”^②

另外，王士禛《蝶恋花》词有句云：“郎似桐花，妾似桐花凤。”人们遂以“王桐花”传其词名。王士禛《香祖笔记》卷一〇曰：“太仓崔华，字不雕，予门人也。工诗画，尝有句云：‘丹枫江冷人初去，黄叶声多酒不辞。’予极爱之，呼为崔黄叶。……予少年和李清照《漱玉词》云：‘郎似桐花，妾似桐花凤。’刘公骥体仁戏呼‘王桐花’，邹程村祗谟云：‘崔黄叶自合作王桐花门生耳。’”徐钊《词苑丛谈》卷五《品藻三》曰：“王阮亭和漱玉词有‘郎似桐花，妾似桐花凤’之句，长安盛称之，遂号为‘王桐花’，几令‘郑鹧鸪’不能专美。……太仓崔孝廉华出阮亭之门，有‘黄叶声多酒不辞’之句，人亦号为‘崔黄叶’。汪钝翁云：‘有王桐花为师，正不可无崔黄叶作弟子。’一时传以为佳话。”邹祗谟还赋予王士禛以“王三绿”的佳号，邹说：“昔应子和以‘蜡炬短烧红’，‘风雨落花红’、‘两岸夕阳红’名‘三红’，今阮亭有‘春水平帆绿’、‘梦里江南绿’、‘新妇矶头烟水绿’，不将更称‘三绿’耶？”^③

值得注意的是，山东还有另一位王士禛，其人字淑子，淄川人，顺治十七年举人，官成山卫教授，撰有《偶然草》。王名世《王教授

① 《皇朝通志》卷五三。

② 《清史列传》卷九。

③ 李调元《雨村词话》卷四。

传》云：“淑子弱冠时馆于外，比邻一少妇时时来窥，淑子觉之，托故辞归，终不与人言。始与兄析居，乡举后复同居，卒以其产让兄云。”张历友《偶然草序》云：“君之诗长于山林景物之作，有柴桑篱下风味，殆天性然耳。此亦如酈注《水经》，能写山水变态，而其意兴一往萧然简远，离去尘垢甚远。”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误将张历友此语归入渔洋山人条下。

第二节 王士禛的家世及其家学渊源

在明嘉靖朝至清康熙朝这一段时期间，新城王氏门第之高、家族之盛，实为齐鲁一地之冠。崇祯四年（1631），翰林院侍讲、长洲文震孟所写《王氏族谱序》云：“海内族姓之贵者莫最于王氏，其望二十有二，咸以分封食采，而太原、琅琊尤著。若新城之王，固琅琊之裔也。自北海徙济南凡十世，跻巍科登旣仕者，代不乏人，身膺宠锡，龙章凤彩，舄变炳焕于海岱间二百余年，遂极人文之盛，则海内王姓之贵者又莫最于新城，而不必以琅琊望矣。然新城之有王也，则自琅琊公始也。”序中所称琅琊公即新城王氏始祖王贵，其人原籍青州府诸城县初家庄，后移居新城县曹村，为赵氏佣作，其为人质朴无华，力本重农。惠栋注补《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卷上说：“公居诸城，古琅琊地也。当元末白（一作“花”）马军乱，公徂击之。杀一贼，度不能抗，乃避居新城之曹村，为某大姓佣作。一日，大风晦冥，有一女子从空而堕。良久乃霁，公于尘盆中得之，云即诸城县初氏女也，晨起取火，不觉至此。时公方鰥居，女子年方十八九，主人以为天作之合，遂令偕伉俪焉。”王士禛说：“先始祖母初夫人为天风吹来事，载家乘。万历间，伍宁芳袁萃《学宪》记之颇得其实，而贺灿然驳之，以为语怪。非也。谢在杭肇淞《五杂俎》亦载此事，云：‘国初，历城王氏方鰥居。一日，大风晦冥，良久既霁。于尘盆中得一好女子，年十八九。云：外国人也，乘车遇风，欻然飘堕。遂为夫妇。今王氏百年科名，贵盛无比，皆夫女之后也。’盖传闻异辞。曰‘历城王氏’，曰‘外国人’，皆讹也。”^①初夫

^① 《居易录》卷三一。

人事，颇涉语怪，当为王氏后人故意神化其说，一则以掩饰始祖夫妇私奔之嫌，一则以示新城王氏肇兴的上天之征。王贵夫妇死后葬于新城县西南二里许浯河北岸，是为王氏祖茔。

王贵生有五子。长子王权；次子王干，应匠籍迁往济南；三子王溱；四子远迁陕西兰州府，名今不存。第五子王伍，即新城王氏的二世祖，有善行，人称善人公，亦称槐德公、植德府君。惠栋注补《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卷上曰：“瑯琊公五子，善人最少，性醇谨，事父母、诸兄，皆得其欢心。尤好施予，岁时勤力治家人产，计口给食，余悉以赈乡里贫乏者。门前植槐一株，枝叶扶疏，时作糜，哺饿者于其下。诸饿者以次受糜，纺其笠于槐，累累如也。乡人呼之曰‘王菩萨’，而称其家曰‘大槐王氏’。善人既多隐德，尝梦神人以冠簪笏囊分布槐枝之上，顾曰：‘以报汝。’识者以是卜其后之必大也。”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六《忠勤公黔志列传》记载王伍义释窃贼之事曰：“有穷措大夜穿其墉，叟（王伍）觉，以戒姬：‘是偷儿也。’扼其吭而烛之，曰：‘嘻！君故儒士，而顾穿窬耶！’夫妇甚怜惜之，耳语曰：‘勉旃！勉旃！吾终不暴君之短。’因出粟与之。庾人无知者。”《大槐王氏世科录》曰：“有醉人触神怒，公（王伍）为祷之。”《重修新城县志》中也记其善行曰：“一日，出兴教寺，得遗金，欲还之，卒无主，乃尽以糶粮。会大饥，伍益发藏，遍给贫者，全活甚众。识者以是卜伍后之必大。”王伍乐善好施，肯定有相当的经济收入作基础，从盗贼屡顾其家亦可想见。王贵为人佣作，到王伍手中，王氏俨然已成富户，其家当有恒产，可能还从事一些商业活动。随着家业的兴隆，子弟也就有了读书入仕的条件。

新城王氏三世祖王麟，字舜祯，号静庵，明成化七年（1471）生，嘉靖二十二年（1543）十月二十日卒，崇祀乡贤。王麟是王伍次子，博闻强记，读书甚多，曾从同邑毕理治《毛诗》。王麟十四岁补博士弟子员，每试辄冠其群，但数困棘闱。随例应里选，官永平郡司训，劝学兴行，多为士式。后迁鹿邑教谕，一如任职永平之时，鹿邑士风为之大变。最后迁教授颍川王府，既至病作，浹岁而逝。惠栋注补《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卷上曰：“《志》、《传》称公（王麟）内廉行修，人伦醇备，事大父瑯琊公至孝，遇诸兄弟，门以内蒸蒸如也。”王麟是新城王氏家族登上仕途的第一人。在他的后裔中，列

卿、御史、尚书郎、郡邑长吏布列中外，以致王氏家族在当地有“王半朝”之称。大槐王氏也只有王麟一支成为官宦世家，王伍其他子孙中仅有的读书种子是王伍第四子王经的孙子王一儒，字小鲁，号文轩，贡生，官学正。

王麟的长子王耿光，字廷觐，小字留存，号岱泉，弘治十二年（1499）生，少时与其弟王重光一边舂米一边读书，友爱备至。后为岁贡生，学满任马湖府经历，但六个月后即辞官归隐。归里后，他每天除督率子弟读书外，惟以诗酒陶情。隆庆四年（1570），王耿光去世，享年七十一。王耿光具有超越功名的文化取向，表现出较为宽广的文化视野。“他的存在，缓解了王重光那种‘忠勤报国’在家族中所造成的压力和紧张，使王家子弟在博取功名的同时，也有一种从容潇洒的文化气质。正是这种文化气质使王家子弟身在科场却能不为八股所限；位居显宦，却又不脱名士风度；科甲翩连，而又诗人辈出”^①。

王麟的次子王重光，即王士禛的高祖，字廷宣，小字二存，号涿川，弘治十五年（1502）生，嘉靖三十七年（1558）卒。王重光嘉靖十六年（1537）中举，嘉靖二十年（1541）中进士。他任工部主事期间曾治理徐州洪水，任户部员外郎时，榷税九江，除豪猾，拒贿赂，因其精明能干，任职一年节省国漕数千石，被晋秩佾事。后守云中，强直奉法，不久迁升为参议。转守上谷，条上谷机宜十二事，皆中款要。因触忤严嵩党徒，调任贵州布政使左参议。当时黑、白彝四十八寨三万余众攻赤水诸处，商旅不通，川、贵戒严，抚臣出师不克。王重光单骑深入猴峒，谕以祸福，诸彝感服，愿世奉职贡。王重光得以顺利进山为皇宫采办建筑木料，“冲风瘴疠，勤事以死。事闻，特加恩恤，赐祭葬。壬戌秋，三殿告成。以公前绩，诏赠太仆寺少卿。公性孝友，为颍川公次子。方龀而母沈安人亡，三事继母常、岳、卢如所生。两弟早夭，抚其遗孤，不殊己子。居乡恂恂退让，君子也。扬历中外，遇事慷慨，不避艰险。及卒，无一语及家事。世庙谕祭文有‘忠勤报国’之褒，故称忠勤公焉”^②。

① 周祚绍等《历代王氏望族》，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33页。

② 惠栋注补《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卷上。

现今山东省桓台县的王士禛纪念馆就建在忠勤祠的原址上。

王重光教子甚严，曾写有家训：“所存者必皆道义之心，非道义之心，勿汝存也，制之而已矣。所行者必皆道义之事，非道义之事，勿汝行也，慎之而已矣。所友者必皆读书之人，非读书之人，勿汝友也，远之而已矣。所言者必皆读书之言，非读书之言，勿汝言也，诺之而已矣。”^①王士禛的祖父王象晋常常拿厅事屏壁间书写的这条祖训训导孙辈。

关于王重光的著述，王士禛在《分甘余话》卷三中说：“先高祖太仆忠勤公遗墨，止有采三殿大木于黔中时所为《祝嘏词》及史论数编。”所谓“三殿”指的是皇宫中的“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嘉靖三十六年（1557），三大殿遭火灾，需要重建。王重光奉命进入贵州的深山老林采伐木料，所采异木难以运出，他的侍卫王之屏、张朝竟因运木而溺亡。无可奈何之际，王重光效楚辞作《祝嘏词》三章，以求神灵。据《重修新城县志·艺文志》记载，王重光还撰有《太仆家训》和《五刑加减律议》。《山左明诗钞》载有王重光《赤水道中度雪关》诗：“四卫行应尽，回瞻道路遥。永宁连蜀郡，乌撒接滇峽。日夜晴明少，晨昏雾雨饶。身经炎地热，颜入瘴江消。乱石蹶人足，危桥折马腰。雪山凌日月，风旗排云霄。羿种轻仇杀，元戎善抚招。平蛮非仗剑，仪凤本吹箫。筹计匡王国，忠诚翊圣朝。同僚如漆固，薄宦忘蓬飘。乡土频惊梦，中宵独寂寥。”这是今天所能看到的新城王氏家族最早的诗作。诗描摹了贵州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点出其荒蛮的民风土俗，并写出了抚戎政策的成功，从中可见王重光不畏辛劳、勤于王事的忠勤本色。

王士禛的曾祖父王之垣，字尔式，小字承志，号见峰，生于嘉靖六年（1527），卒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他是王重光的次子，少能为文，未冠补邑诸生，嘉靖三十七年（1558）举乡试，嘉靖四十一年（1562）中进士，授荆州府推官，在任平反不少冤狱，后擢刑科给事中、礼科都给事中。“隆庆初，陈皇后失帝意，迁居别宫。之垣抗疏谏帝，报曰：‘后有疾，移别宫以畅意耳。小臣何妄言？’之垣复疏谏，不纳。万历间，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入为户

^① 见《池北偶谈》卷五。

部侍郎、总督仓曹”^①。卒时诏赐祭葬，赠户部尚书。惠栋注补《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卷上曰：“公少绩学，攻苦茹澹，穷日夜不辍，及贵犹然。子孙遵用其教，皆以节俭世其家。”

王之垣所著《历仕录》记载了自己杜请托、却馈授、敢言事、革弊政的种种业绩。他任鸿胪寺正卿时，发现原先“鸿胪堂官多异途序班，又多援例监生。以此属官与堂官赞仪馈送为常例，甚不雅，体统亦褻”。于是，王之垣待下属甚严，“不许私宅谒见。一时颇清肃。考察年败官者亦少”。他任顺天府尹时，为避免百姓困穷、土地荒芜和人丁消耗，在差赋问题上，复审编量，裁省冗滥，颇于地方有益。王之垣自己讲在户部左侍郎任上，尝入太仓查验斛斗，发现“内一大斗异常，问之，云：‘凡粮到仓，该仓斗级每人先支一斗，是历来旧轨。亦运粮人所愿也。’予曰：‘岂有此理。即照常与之，亦是私徇，况另置一大斗，可乎？’即谕各管仓主事出示禁革。是年，修总督仓场衙门，估计约用百金有零。管粮厅石郎中云：‘此银例该各仓斗级出办。’予曰：‘岂有此理。宜其大斗要粮也。’随与尚书张心老言部中，发银修之”。王之垣为官清正，家眷回乡都自觅夫役，坐骡轿小车。他还曾将劝廉惩贪的《监惩录》刊刻发行。

王之垣仕途中最为世人訾议之事，是以都察院副都御史銜巡抚湖广时期杖笞何心隐致死。《历仕录》中对此多有辩解，王之垣自记其事说：“湖广有大奸何心隐，即何夫山，即何两川，即梁无忌，即梁纲一，即梁光益，的名梁汝元，原籍江西永丰县人。以侵欺皇木银两犯罪，拒捕，杀伤吴善五等六命。初拟绞罪，后末减，充贵州卫军著伍。脱逃各省，及孝感县，倏往倏来，假以聚徒讲学为名，扰害地方，中间不法情罪甚多。各省历年访拏不获，俱有案卷。万历七年，新店把总朱心学于祁门县捉获。予发按察司侯廉使查卷，提干连人问理。本犯在监患病身故。该司将各省恶迹刊总册，仍出示以安余党，俾改图自新。事后数年，言官尚有为称冤具疏者。盖以假讲学之名，遂为所惑，不知其有各省访拏卷案也。予具疏请行勘。奉圣旨：‘这有名凶犯，原应正法，不必行勘。’迄今，公论始明云。”王之垣除强调何心隐变易姓名，行踪诡秘外，说出何的罪名

^① 王鸿绪《明史稿》卷二二八《王象乾传》。